

苦情小說
有夫之婦



上

他嬌滴滴美如玉。無瑕莫單看。粉臉生春。雲髻堆顰。一

說小情苦

有夫之婦

原名情天決死

生新編並書

南秀 士猷分繪

杭州之江日報社出版

男女之際禮家言之詳家言之小說家亦言之願禮家之
言軌範於倫常經紀之義禮家之言拘泥於出入高緩之際
其不足以為事物之文宜也小說家以狀物為能宜為天地
間祕情幽思孤憤困世舉凡禮家之所不屑道禮家之所
不能道者一、秀赴喉下切為實境矣而取亦有時不能盡
則甚乎情之難言也吾友生可述者善情小說有友之婦
之作鄙人承乏之江日報現為分瓦加國日刊於燕報而觀
者以為僥倖可嘉索金者日無算乃後索刊成頓以細
齒之費讀者可新著者吾輩所小說之作必作日事以習

見其同者而能揣畫其致則朱華瑣碎者雖我狀之實也
譬之畫一能名家之畫未正其性情神骨而畫於庸流彼能
於庸流所不加意之點獨如之乎耳士可謂若名雖優奇而實則
曰以寸心外觀美景如所謂寫真懷字而世無幾少此等人物矣
明華中七堂少此等人生可謂善於知能於庸流所不加意之點而
加之意耳惟其能如之乎於庸流所不加意之點而生可謂善於
知以優奇者甚然生可謂善而生可謂不幸也然而生可謂是字為真
能狀物矣故生可謂為之序者達極點而南漢題

比年居滬與錢君生共筆硯心服其澹雅工筆札善行楷
詠居有暇輒著小說以自娛於各報章多所藉助近更出此編相
示蹊徑獨別蓋古人雅澹不亦方物之作也其情詞纏綿悵惻有目
皆見無俟余之贅言余獨以是知

中懷未與所遇合傷居海上以
文字自怡枯寂之極輒振筆作非
想騁妍袖秘文以深獎文然蓋以
神明而照之筆酣其境遇外
薄之極者也若則此書固文字家
不得志者之所為尔生多屬題數
語以此所及之甲寅五月心史識

雲杳杳淚不見方丘游之靈甄裴衷亦
落桂樹蘭西日苦悵雲樹以淒涼黯
然消魂誰共訴其聲逸人聞何世夢
猶負鍾情余哀錄子生可積思成疾所
謂張緒為手靈和澤考也乃有東連
向居耽賦雪月漱之妙想懷記會其
携時滴粉之才作小玉香奩之傳曉

城上黃有清碑取象疑月片潏潏祥家
之方潤情小能已為人是偏情則山鶴海鯨
萬紫千紅空自氣辭別國壁方於柳有亦
差半累秦風詠為若有神微曰或情湧
淚假膝之且志盡山嘆揚州夢不抑積
空穿三載得伴之在故將軍自具佳勝上
為事甚之柳中官夏日拍鼓爭趁

序

班書藝文志列小說家流疑於易荒狂夫之譏夫莊
言難入人情有然况庸衆作業之餘實爲談笑
者小說家言而已故司宗旨不軌於正有當再理
其所述作少其影響所被蓋雖小道未必無
可觀所謂設言微中不足解嘲者以物此志也
觀晉呂遵文墨之士往來我書指當一任意之所
之流風播煽至今而益離其宗頃白歡跳果中
原日本某君玉年耐庵水汧有以啓其漸而作
多依當考國本論而巧達言請以說之是以編

官風俗者則知近世之言也吾友錢君伯奎近出
示小說一卷題曰有為之婦夫有夫之婦律
用語悉以法律名詞標其詞意然知用意所在
當此男女平權真傳未明新舊思潮尚在過渡
防潰而水法禮儀之不知廉耻之無存識者固
怒焉愛之是編也其或不謬於古而有裨世
俗之作歟民國三年五月武進姚之鵬

序

世之少年多以婚姻不自由為恨余友且為之說曰社會惡因有種種婚姻不自由其一端也此說誠然然世之少年諸君亦知婚姻不自由之所由來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今欲糾而正之亦非一手足之勞所能為力也耶不察夫此而日趨於矯枉過正倍情越理之途是始之不自由者痛在一人而繼之自由過分者害更中於大群矣願世之作者猶或譽為美談遂為奇遇焉知夫彼所云云乃更為社會中一惡因而其惡果更相因焉至

更有不可限量者如能則知虛可君之屬也其不
可及矣奈今歲來港始識余可君君文章爾雅光
以小說見義意之所寄筆之所及姿態橫生變化
莫測即如此書主人翁僅懷字鴛娘二人而妻婉
曲折竟生出如許波瀾更有書外之書夢中之夢
虛空樓閣層出不窮而結構精嚴又若實有其事
今讀者神馬嚮往愈讀愈好而不知所止也文學
家之妙技嘆觀止矣民國三年五月袁李學

人情固於所習見而忽於其所不經見者有一
事焉肉者肉之而無肉也見者見之而無見也
一旦有人爲之設局構思曲繪而細寫觀者通
譁然曰爲世間未必有是也及內拍寸心外
窮物態而後始知此固爲耳之所曾聞目之
所曾見此習見與不經見之辨也生乎
有夫之婦其殆能盡寫人之所不經見者
乎抑生乎之意猶不在此慨自消政不獨

義師修起舉凡一切典章文物多不暇棄其
私固有而男女之防亦浸潰決橫流而不可收
賴春夕離棄故憐新托名自而視為故常
彼其所敘之鴛鴦懷宇設以女之語自由諱
平權其當之有不似焉怨棄行其所謂自由
為擠自由結搆其我生可之意蓋亦世道人心
之憂也至其設局幻奇摛詞悱惻則談
女自知之瑤圃謹題

每閱張中學誥石頤記為讀方余弱冠時
以親聞是言為不僅慰以目也且也雖素
所至世且指擊此張中學使糧籍委填而
已耳哉余之愛護學卿所誦謹情不讓
紅矣曾戒以時今乃竟石頤記之禍青
年子弟也使之廢時失事至於成生保
命而張中學之武斷為淫書誣為中人
以下之毒年子弟防耳以心度心張中
學弱冠時之謹慎又未必不

遠勝於余也錢君生可近者有去不歸書
中懷宇與鴛鴦者名不傳其何而於相
遇以情相開以禮自檢子以玉終篇端之言
之使讀者知舊社會婚姻道若父母媒妁之多
以不懷而後得情之如監吏之在左右者楊子云
新司馬長卿之文初百而視一生可此著雅小說
之言情者而意緩已度越古人多知青年子弟
於此必相親而善焉而又可免頭巾弊之詭謀王侯視

錢生可君作有夫之婦小說懸蕢宇情止乎禮二語為之的而折
以馮之只說高夫而其書乃為雅俗所共賞則錢君之文章有以
副之也夫作小說亦何難之有集英雄兒女淫盜義俠神怪鬼怪
貧賤利達種種於一書為極易充而情節又層出不窮豈以
庸俗之耳目以舊小說之窠臼則也蓋自新小說出此道始漸有
類別顧所謂社會偵探政治言情諸作仍什九以情節勝又其所謂
言情者皆艷情奇情乃至哀情而苦情小說則未之見焉我閱善作
文者喜艷題而尤喜枯寒題以為不然是不足見其才錢君捨艷情